

“哲人石”是怎样炼成的？

——访卞毓麟、潘涛、王世平

尹传红

在今天的科普界和科技界，但凡爱读书的人，恐怕没有不知道“哲人石丛书”的。自1998年底以来，在不到14年的时间里，“哲人石丛书”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设桥梁，已然形成四大系列100个品种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“哲人石”是怎样炼成的？这套丛书的成功可以给我们的科普创作和出版工作带来哪些启示？近日，“哲人石丛书”的三位骨干人物接受本刊特邀编辑专访，回答了相关问题。这三位受访人是——

卞毓麟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顾问、编审

潘涛：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辑、编审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

王世平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、副编审

坚持、品质和影响力

尹传红 今天的“哲人石丛书”，跟20年前“第一推动丛书”问世之初的“江湖地位”，可谓旗鼓相当。不知身在其中的你们三位怎么看？或者换个问法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科普图书引进出版热潮中，“哲人石丛书”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？

卞毓麟 如果把科普图书引进出版的漫长过程比作一场马拉松赛跑，那么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（以下简称“科教社”）推出的“哲

人石丛书”，在这十多年中始终是跑在领先的第一梯队中。往后的比赛也许更激烈、更精彩，我们必须加油，再加油！

潘涛 在科学传播的理念和影响力方面，“哲人石丛书”应该是独树一帜的。至于地位，那要考虑看热闹、看门道两个方面，《隐秩序》在其中啊。（按：《隐秩序》为“哲人石丛书”中的一种。）

王世平 “哲人石丛书”目前确有不俗的口碑，科普界和科技界的诸多专家、前辈曾给予它很高的评价。它还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，有些读者常年跟踪我们的新书动态，根据书目邮购新品。

种种赞誉和读者的厚爱令我们非常感动，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。“哲人石丛书”连续被列为国家“九五”、“十五”、“十一五”、“十二五”重点图书，这在出版界堪称凤毛麟角。十几年来，“哲人石丛书”获得了诸多奖项和荣誉，如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、全国十大科普好书、科学家推介的20世纪科普佳作、文津图书奖、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佳作奖、《Newton-科学世界》杯优秀科普作品奖、上海图书奖、上海市科普优秀作品奖、引进版科技类优秀图书奖，等等。

尹传红 “哲人石”在科普界之外的影响又如何？我注意到，丛书中也有一些乍看似乎属“边缘”或者另类的作品，比如《我思故我笑——哲学的幽默一面》、《失败的逻辑——

收稿日期：2012-03-15

作者简介：尹传红，《大众科技报》总编助理、主任编辑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，Email: asimov@126.com。

事情因何出错，世间有无妙策》。看来它不单是提供一个科学的舞台啊！

潘涛 读者恐怕难以分界吧。“哲人石丛书”的铁杆粉丝，分布于各行各业。我保留的一些中学生（特别是文科生）

读“哲人石”的来信，非常感人。读者的渴望，促使我们不敢懈怠。科学传播，本来就没有、也不应该有一个刻板的模式。《虚实世界》、《技术的报复》，乃至《天地有大美》、《物理与人理》，岂止限于科学？

卞毓麟 科学可以是一个非常大的舞台。广义地看，现代社会中甚至很难找到与科学全然“不搭界”的领域。“哲人石丛书”的核心价值当然离不开“科学”二字，而对这“科学”二字当然也必须作广义的理解。14年前，我和潘涛一起商议、推敲反映丛书宗旨的四句话时，已经想到了这一层意思。那四句话印在图书的扉页背面上，就是：立足当代科学前沿，彰显当代科技名家，介绍当代科学思潮，激扬科技创新精神。

王世平 “哲人石丛书”的大舞台以科学为“支点”，在文化的“圆”内做文章，定位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设桥梁。随着科学的细分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日益严重，科普图书肩负的一项重任就是要将两者勾连起来。“哲人石丛书”的100种几乎都带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兼容的印痕，一些品种还着意凸显这种兼容，如《一种文化？——关于科学的对话》、《寻求哲人石——炼金术文化史》、《真科学——它是什么，它指什么》，等等。

尹传红 就科普出版领域而言，可以说，“哲人石丛书”无论是在数量、规模和持续时间上，还是在选题范围与翻译质量上，都创下了难以超越的纪录，并将在中国科普图书出版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它主要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值得分享？

卞毓麟 可以用两个字对我们“哲人石团队”的甘苦作一个贴切的概括：“用心”。从



图1 “哲人石”团队“全家福”

本文三位受访者：卞毓麟（前排左三）、潘涛（前排左一）、王世平（二排左四）。前排左二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前任社长翁经义，前排左四为现任社长张英光，后排左一为现任总编辑张莉琴。

理念宗旨，到每一种书的列选；从约请译者，到编辑加工；从校对审读，到付印出版；凡此种种，唯有多用心，方能少出错。所谓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，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但这100块哲人之石就是这么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。如果要说什么“经验”的话，那么“用心”二字就是最主要的经验。

潘涛 要传播《真科学》，而不是忽悠《伊托邦》，经验在于《混沌七鉴》。不能指望《知无涯者》与《突破维数障碍》，关键要参透《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》和《大脑工作原理》。（按：上述书名均在“哲人石丛书”之列。）

王世平 “哲人石丛书”的胜出，在于坚持和品质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曾出现过数套颇有声势的引进版科普丛书，但坚持到今天的，大概只有“哲人石丛书”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“第一推动丛书”了。坦率地说，我们对这套丛书的质量要求之严在国内出版界也属罕见。选名家之作，请专家翻译，由具备相关科学背景的编辑制作，特邀行家审读，使得“哲人石丛书”的图书编校质量令人刮目相看。

理念与宗旨

尹传红 学者们谈论或评价“哲人石丛书”时，用到了诸如“偶然”、“创举”、“传奇”和“难以复制”这样一些字眼。联想到多年以来科普图书市场的状况，可知“哲人石丛书”的起步与发展，着实也很不容易。当初是怎样的一种情形？

潘涛 说起“哲人石丛书”的“前世”，不能不追溯到1997年时担任科教社社长的吴智

仁。一直怀有科普情结的他，曾参与《科学》杂志的复刊和戴森名著《宇宙波澜》的翻译，深知国内外科普水准的差距。其实，吴社长和翁经义总编辑一开始，就跟我交流，想做一套留得下去的科普好书，先不图是否赚钱。

卞毓麟 “哲人石丛书”开始策划、启动时，我本人和潘涛都还未进科教社。吴智仁先生调任上海科技出版社社长后，科教社由翁经义任社长兼总编。他多次出差北京，总要找我和潘涛一起商讨谋划，“哲人石丛书”是在他直接主持下策划成功的。但翁经义不愿在书上留名，大家尊重他的意愿和感情，不过从史实的立场看，这终究是一种缺憾。

王世平 是的，“哲人石丛书”的一位重要策划者翁经义，多年来一直隐身其后。他对科教社的整体成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当年他十余次跑北京，与卞毓麟、潘涛“密谋”一套高端科普图书，并将他们作为特殊人才挖到了科教社。

尹传红 “哲人石”这个名字给人很“哲学”的感觉，似乎还有点儿高深莫测。怎么想到为丛书起这样一个名字呢？

卞毓麟 这个名称是潘涛首先提出的，还是请他来回答。我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些情况。1997年是“哲人石丛书”前期策划的关键性一年。那一年，翁经义来到北京，同我和潘涛当面商讨这套丛书的选题不下八九次之多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暂时把它叫做“世界科普名著”。丛书的设想受到许多专家的关注，也得

到了李元、林自新、郭正谊，李大光、刘华杰、田松……或长或少诸方友人的支持。在“哲人石”100个品种问世之际，我情不自禁地向十多年来一贯给予我们热情帮助和鼓励的朋友们，再次表示由衷的敬意！

潘涛 我喜欢琢磨科学史，自然注意到 philosopher's stone 跟近代化学史的关系。《辞海》1999年版里，有“哲人之石”条；2009年第六版，则改为“哲人石”。考虑到叫“点金石”有点俗气，叫“哲人石”就像炼金术那样，有点神秘感。由于在心里酝酿“哲人石”多年，于是灵机一动，提议干脆就叫“哲人石丛书”吧。这个名称立即就获得了吴、翁两位的认可。

尹传红 看起来，“哲人石丛书”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中高端科普图书了。不过，这毕竟只是一个“小众”市场，你们当初就不担心“曲高和寡”吗？

潘涛 记得我们一开始曾经将丛书定位为“汉译当代科普名著”之类，并且明确针对中高端文化程度的读者。

卞毓麟 “哲人石”是中世纪想象中有点铁成金之功、收祛病延年之效的“魔石”。“哲人石丛书”是针对读者渴求时代感强、感染力深的科普精品而策划引进的。这套书以“哲人石”冠名，既象征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，也隐喻着科普图书对科学文化的促进效应。

自不待言，追求完美的“双效”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），是出版人永远的“梦”。出版，作为一种产业，就经济效益而言，要追求“利润最大化”。至于社会效益，其出发点在于社会责任感。相对于“利润最大化”而言，这也许可以称之为“责任最大化”。

“哲人石丛书”究竟是否能够取得良好的“双效”，说实在的，当初谁也不敢打包票。我理解，科教社推出这种属于文化事业“基本建设”类型的出版物，一方面是出于对社会责任感的追求，一方面也是对历史责任感的追求。

王世平 关于这一点，不能不谈及科教社历任社长的出版胸怀与责任感。当年的社长翁



图2 “哲人石丛书”大集合

经义、现今的社长张英光都是很有眼光的出版人。对于科普出版，他们长久以来始终有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，希望科教社能为社会留下一些真正有价值的精品。进入科教社，会在醒目位置上看到“愿做科教兴国马前卒”几个大字，这是我们的社训。当年翁社长曾说过，就算赔钱，留下一批好书也值了。当然，我们在实际操作中，还是尽量挑选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兼备的选题。

例如，2000年，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成，《人之书——人类基因组计划透视》、《生物技术世纪——用基因重塑世界》可满足人们对基因技术的好奇心；2002年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的传记电影《美丽心灵》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，《美丽心灵——纳什传》能加深人们对这位数学奇才的了解；2009年，当甲型H1N1流感在世界各地传播着恐慌之际，《大流感——最致命瘟疫的史诗》成为人们获得流感的科学和历史知识的首选读物……

尹传红 2005年是狭义相对论发表100周年和世界物理年。据我所知，“哲人石丛书”中的《爱因斯坦奇迹年——改变物理学面貌的五篇论文》、《恋爱中的爱因斯坦——科学罗曼史》恰逢其时，也挺受欢迎。

王世平 “哲人石丛书”有不少品种已成为畅销书，不断重印，如《确定性的终结——时间、混沌与新自然法则》、《超越时空——通过平行宇宙、时间卷曲和第十维度的科学之旅》、《改变世界的方程——牛顿、爱因斯坦和相对论》、《迷人的科学风采——费恩曼传》、《逻辑人生——哥德尔传》、《混沌与秩序——生物系统的复杂结构》、《爱因斯坦奇迹年》、《大流感》、《宇宙秘密——阿西莫夫谈科学》，等等。

品牌和团队

尹传红 “哲人石丛书”的第一个品种，选的是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高津的名著《确定性的终结》，这在当时有没有特别

的用意？随后推出的同一辑科普图书大致是怎样的构成，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？

潘涛 当初我们意识到，第一炮一定要打响，第一个品种的作者一定要是诺贝尔奖得主，尤其在中国，名气要大。在《我与上海出版》一书里，收有我的一篇文章，提及我跟普利高津的思想渊源。1997年，我还在北大读博时，注意到《人民日报》驻法国记者的一篇报道，讲述《确定性的终结》法文版面世后的影响，就马上盯住这本书的译者湛敏，让她告诉普利高津，一定要授权给我即将加盟的科教社；同时，又请张莉琴（科教社现任总编辑）在上海负责联系版权。

我们还希望第一批的5种书，尽可能覆盖多个重大领域。《确定性的终结》属于数理领域，哲学思考较重；《PCR传奇》属于生命科学前沿，用的是如今比较时髦的人类学方法，译者朱玉贤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；《虚实世界》作者是数学家，讲的是数学仿真，译者王千祥如今是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；《完美的对称》属于当时的化学前沿热点，该书成功地预言了后来获得的诺贝尔化学奖。当年，有一段时间我在北大蹬着自行车到处跑，逐一落实译者。1998年7月，我带着几部翻译好的译稿，来到上海。

卞毓麟 1998年春天，我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（今国家天文台）南下加盟科教社，就任版权部主任。3个半月之后，顺利取得博士学位的潘涛从北大前来科教社报到。这一年“哲人石丛书”计划推出首批5个品种，其中《超越时空》一书由我做责任编辑。这部作品非常精彩，作者加来道雄是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。他不畏艰辛，用很生动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现代物理前沿之一——超空间理论——的来龙去脉，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遗憾的是，时近1998年末，正值编辑工作全力推进之际，我却不慎摔跤骨折了。后来，此书一部分编辑任务由潘涛接替。结果，《超越时空》就成了我们两人共同作为责任编辑的头一本书。

王世平 我于1999年8月进入科教社，上班第一天接触的就是潘涛老师编辑加工的《欺骗时间——科学、性与衰老》原稿，所以印象深刻。此后，我与同期进入科教社的匡志强就在卞毓麟、潘涛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参与“哲人石丛书”的编辑工作。最初的那段时间为我的编辑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础，令我受益匪浅。

做了这么多的“哲人石”，不少品种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例如，《大流感》的问世就颇有戏剧性。2003年禽流感 and SARS 一波未平、一波又起，人们惊魂未定；2004年，甫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、现为复旦大学副校长的金力教授通过我的老师、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“双栖教授”钟扬将此书的英文版介绍给我们。据金力教授讲，他是在横跨太平洋的中美航班上将这本书读完的。

尹传红 这本书确实不错，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甚至带着它去度假。书中在谈到新的疾病大流行几乎无法避免，且无法预测它何时发生时，引用了一位流感专家非常形象的说法：“只闻钟声滴答，而我们却不知道时间。”

王世平 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史，厚重而深刻。当时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出版此书，因为全球性流感终有一天会再度来袭，政府、卫生部门和全体公众都有必要以史为鉴，做好迎敌准备。

《大流感》的翻译工作由钟扬带领的团队耗时3年完成。2008年底此书中文版面世，没想到，3个月之后甲型H1N1流感即由美国开始，席卷全球，1918年大流感的噩梦似有重演之势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《大流感》一度热销。赵国屏院士、钟扬教授在“文汇讲坛”做了《人类与流感之争》的专题演讲，赵国屏院士还戏称：“钟扬教授最厉害，别人无法预测全球性流感何时来临，他可以；书出来，流感也来了。”

尹传红 “哲人石丛书”虽然没有“总序”或“出版后记”，但几个“系列”的划分倒有十

分清晰的边界，后来装帧设计也有了明显的改变。你们是从什么时候起着手进行品牌建设的？

潘涛 其实，从一开始，我们就设计好了要做“当代科普名著系列”、“当代科技名家传记系列”和“当代科学思潮系列”3个系列（几年后又增加了“科学史和科学文化系列”），它们对应着前面提到的、印在每一本书扉页背面上的四句话的前三句。第四句话“激扬科技创新精神”，是全套书的主旨。品牌建设，也是从一开始就要贯彻的追求，比如丛书的LOGO设计，那是汤世梁先生的手笔。

王世平 品牌要靠时间来打造，当然，形式也很重要。“哲人石丛书”目前的三辑，实际上是按照时间顺序、根据装帧形式不同加以划分的。“哲人石丛书”的100个品种，共有3种风格的装帧设计，这是根据市场反馈不断改进的结果。开本则保持大32开不变。

尹传红 “哲人石丛书”广受欢迎和好评，选题好、翻译质量高应该是很重要的两个原因。你们策划引进优秀科普图书大致遵循什么样的原则？通常又是如何确定选题、组织翻译的？

潘涛 当年翁社长、卞老师和我经常讨论选题。我的理解，首先，重视原作者的量级，比如：普利高津、哈肯、阿西莫夫、卡尔·萨根、格里宾、梅达沃、德迪夫、霍兰、齐曼、巴罗。其次，关注作品的题材，特别是传记系列的传主，比如：费恩曼、弗尔迈伊、布什、哈勃、纳什、拉马努金、哥德尔。第三，联络一批最合适、出色的译者，比如：王尔山译《普林斯顿的幽灵》（即《美丽心灵》），刘晓力、叶闯译《逻辑人生》。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要具备独到的眼光。

王世平 名家、名作、前沿、科学与人文兼备，是我们遴选的标准。对于选题的确定，我们有严格的讨论机制，译者多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中挑选。为了发现最合适的译者，科教社在时间、财务等方面竭力为编辑们提供便利，保障他们与全国科普界最优秀的一批译者建立联系。“哲人石丛书”的出版流程也十分严格。编辑必须逐句对照英文原文审稿、加

工，如发现漏译、错译，编辑都要补充、修改，且必须告知译者，征得译者同意。

尹传红 “哲人石丛书”初创之时，编辑队伍里只有卞毓麟、潘涛两位。现在，书越出越多，品种越来越丰富，对“案头功夫”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当然更离不开一个高效运作的团队。在发挥团队力量这方面，科教社是怎么做的？

卞毓麟 我亲眼见证了“哲人石”的诞生和成长，也自始至终见证了“哲人石”团队的成长。这些年来，面对出版社体制和结构的种种变化，我曾经担心，我们早先那种严谨得有些苛求的风格是否还能延续下去？“哲人石”这个品牌能不能保持不倒？结果很令人欣慰：“哲人石”的团队在流动，“哲人石”的品牌在巩固。

这些年来，先是我本人退休，后来潘涛奉调另有高就，去年翁经义又退出了领导岗位。每次变动，都会有人问：“‘哲人石’还会出下去吗？”科教社的回答总是：“不但要继续出下去，而且要出得更好，让精品变得更精！”我们的现任社长张英光和总编辑张莉琴对此充满信心！

这些年来，“哲人石”团队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青年编辑。我衷心希望他（更多的是“她”）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，再接再厉，取得更优异的成绩。“哲人石”团队的最初成员，如今只有王世平还在这块阵地上打拼了。我相信她作为分管“哲人石”的副总编辑，一定会虚怀若谷，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，带领好整个团队，一丝不苟地把“哲人石丛书”这个品牌打造得更漂亮、更坚实。

潘涛 王世平等青年才俊加盟“哲人石”团队，确实大大加强了编辑力量。《激情澎湃——科学家的内心世界》一书的译者柯欣瑞，其实是个笔名，谐音“科新锐”。他们全都是科教社的青年编辑。

王世平 “哲人石丛书”不仅本身成了一个品牌，更锻炼了一支出版团队。这个团队最早的奠基者卞毓麟和潘涛，是作为特殊人才引进

进科教社的。自1999年起，科教社又陆续引进一些重点高校相关专业的优秀人才，充实科普编辑力量。这些年轻人具有高学历，并具备不同的科学专业背景。这是由“哲人石”品种的丰富性决定的。

对于这些年轻编辑，社里高标准、严要求，并且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学习、锻炼的机会。众所周知，出版社转企后，编辑部门普遍进行经济核算，而科教社为科普编辑室开了“绿灯”，这使编辑们得以轻装上阵，更能按照“精品”的标准对“哲人石丛书”精雕细琢。

在这样的沃土中，年轻人迅速增长了编辑技能，开阔了眼界，一支具备扎实基本功的出版团队成长起来。如今，潘涛调任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辑，匡志强成了学林出版社的副总编辑，洪星范成了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。虽然十余年来科普编辑室负责人几度更替，人员有进有出，但始终有一支生力军坚守在“哲人石丛书”出版的第一线。

沟通科学与文化

尹传红 “哲人石丛书”从内容上看就有别于传统的知识型科普，并且进一步拓宽了科普的范围，延伸至哲学、历史和艺术等领域，甚或有对科学技术的反思。因此有学者称，这种内涵更广、层次更高、在科学与文化之间架设桥梁的作品，恐怕只有用“科学文化”才能大致地予以概括。不知你们三位以为如何？

卞毓麟 我想，无论说“哲人石丛书”是一套优秀的科普图书，还是说它只有用“科学文化”才能予以概括，意思都是很好的。显而易见，时至今日，再把“科普”狭隘地理解为仅指普及科学知识的人，其实已经很少了。多数人都理解，“科普”包含了弘扬科学精神、传播科学思想、倡导科学方法、普及科学知识等诸多元素，而“哲人石丛书”与此是非常合拍的。所以，依我看来，说它是一套优秀的科普读物并无不妥；说它是内涵丰富的“科学文

化”读物也未尝不可。在这里，语义同事物的本质是很协调的，难道不是吗？

潘涛 这一整套“哲人石丛书”，我的理解，应该是广义的科学文化。其中，《早期希腊科学》、《科学哲学》、《真科学》分别是科学史、科学哲学、科学社会学方面的译品。后来，我们又专门开设了第四个系列——“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系列”。

王世平 认为科普就是普及科学知识，其实是一种误解。科普应当是一个大概念，与“科学文化”并无本质区别。也许科普图书、科学文化图书统称为“科学读物”更加合适。国外这类科学读物往往归在 nonfiction 一类，也有归在 science 一类的。科普图书的面貌如何，关键在于作者。作者能否具备专业的科学知识，同时学贯古今，纵横科学、哲学、历史和艺术，决定了一本科普图书的文化含金量。

其实，科学在诞生之初，是一种稀缺文化，特权阶层才有条件从事科学研究和交流。随着科学的演进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进入科学领域。现今科学越来越细分，例如 20 世纪

40 年代，美国数学家维纳说过：“学科间是一片片鲜有人涉足的无主之地，而变革恰恰最常生发于这些领域。”科学的细分使得科学文化成为人类文化中特殊的一部分，并且日益与人文文化分离。为了“公众理解科学”，必须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搭建桥梁。“哲人石丛书”就肩负这样的使命。

尹传红 “哲人石丛书”有没有明确的受众定位？3 年前《科普研究》曾刊登过一篇论文，题为《谁是中高端科普图书的读者？——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案例研究》。该文得出的结论是：中国“民间科学家”是中高端科普图书（含“哲人石丛书”）的重要受众。对这一结论你们怎么看？

卞毓麟 您的设问使事态显得很沉重，要找它的答案并不容易。这也让我联想到 2005 年，在纪念中国科学社和《科学》杂志 90 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上，我同一位平时颇为熟悉的科学家的歧见。《科学》杂志 1985 年再度复刊后一直由周光召先生担任主编。该刊编委和作者阵容可观，且时有佳作可圈可点，但其发行量却不尽如人意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

我在讨论中说到：“毋庸置疑，单就科学家们了解非本专业的学科进展而言，《科学》杂志就很值得一读。但从发行数字看，订阅该刊的科学家恐怕寥寥无几。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表明，需要提高科学素养的并不仅仅是非科学家的社会公众，就连科学家群体本身也存在着某种亟待弥补的缺陷。”

不料，此言竟惹恼了那位平素友善的科学家——他也是一位科普的热心人。他愤然说道：“我就不赞成你的看法，我订杂志就订跟科研直接有关的专业期刊，《科学》杂志可以让图书馆去订。”不久，这位学长因病去世，我永远失去了就此议题再次向他讨教的机会。至于您提到的《科普研究》那篇论文之结论，其更深层的原因何在？我未作深入研究，不敢妄言。

王世平 “哲人石丛书”有明确的读者定位：大学在校学生、中学和大学教师、科研人员。实体书店繁荣之时，“哲人石丛书”销售



图 3 2008 年出版的 12 种“哲人石”图书采用了新的封面设计

情况最好的书店都在大学旁边，如复旦大学的鹿鸣书店、北大的风入松书店；再有就是人文氛围浓厚的书店，如季风书园、先锋书店等。在各类书展上，购买“哲人石丛书”最热情的群体，据我们观察，是在校大学生。中国“民间科学家”可能也是读者群当中重要的一部分，但未必是主体。

尹传红 “哲人石丛书”出满 100 种之后，是否将有一个新的开始？科教社对于“哲人石丛书”的未来，有着怎样的打算？

王世平 “哲人石丛书”的未来取决于科教社的“当家人”。毫无疑问，“哲人石丛书”已成为科教社的一面旗帜。如果没有特殊的变故，相信这套丛书会持续出版下去，伴随科教社不断成长。同时，品牌是需要维护和更新的。随着公众阅读习惯的变化，也许“哲人石

丛书”的出版形式、装帧设计等还会发生变化，市场营销和网络宣传等方面会更受重视，但其最本质的核心——高品质的阅读内容不会改变。

“哲人石”的成功，凝聚了 100 多位十余年跟我们不离不弃、精诚合作的译者的心血，我们科教社的全体领导和编辑团队始终对他们怀有崇高的敬意。其中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江向东先生、中山大学物理系关洪先生、首都师范大学马星垣先生、湖南师范大学洪定国先生如今都已作古。在此，我谨代表科教社，也代表今天的其他两位受访者，共同表达对他们的深深的怀念之情。

感谢您的采访，感谢中国科普研究所和《科普研究》编辑部对“哲人石丛书”的关注。
(责任编辑 谢小军)

(上接第 79 页)

附记 (1) 本文仅收录正式出版的图书，凡散见于各种杂志或文选者一律从略。(2) 本文不收录由他人选编或改写的阿西莫夫著作，是以《C 字滑行道》(裘恒谨等译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1 年 11 月)，《外国名科学家小传》(徐效民译，科学普及出版社，1982 年 3 月)，郭建中主编“世界科幻名著译丛”之《赤裸的太阳》、《黎明世界的机器人》和《机器人与银河帝国》(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92 年 12 月)，《无穷之路——阿西摩

夫科普作品选》(张瑚等译，地质出版社，1981 年 9 月。注意：此书并非“The Road to Infinity 1979, No. 206, 科随”之中译本)，《阿西莫夫科幻小说》(施咸荣译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，1991 年 12 月。汇集了《天上的小石子》、《响铃》和《钢城》三部作品)等出版物均未列入。(3) 为撰写本文，笔者虽不惮辛劳，但疏误恐仍难免。尚祈方家教正，不胜感激之至也。

(责任编辑 张南茜)